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人文
2026年11月2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刀与道的千年回响

磨刀溪：

史记行履

◎胡庆和

儿时，常听村中老者讲古，言及磨刀溪昔年匪患横行，棒客劫掠良民。这段传闻，长久在我心底投下阴影，心里便总叮嘱自己：千万莫去磨刀溪。

岁月流转，自高原退休，我迁居蓉城。在高原度过四十年冷月寒风日子的我，到平原竟感到盛夏酷暑难耐，多方寻觅，终得一处避暑佳境——磨刀溪。

磨刀溪隶属湖北利川谋道镇，旧属我的家乡四川万县，解放初划入利川。谋道之名，便源自磨刀溪，因赵尔丰一联而广为人知。在高原工作多年，我对赵尔丰并不陌生，他在川藏大地留下的故事，深深镌刻在记忆之中。听闻谋道之名与他相关，我对这位素有“屠夫”之称的边臣，生出别样思索：原来威震雪域的铁血人物，亦有文人的哲思与笔墨风骨。于是，避暑闲暇，我踏上寻访他在谋道踪迹之路。

天下第一大水杉王旁，一湾溪流静静淌过，这便是磨刀溪。

思绪溯流而上，遥想三国。关羽率军途经七跃山下，见溪水澄澈，滩间卧一方巨大青黑石，石质细密温润，正是磨砺宝刀的良材。行军日久，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刃口微卷，锋芒黯淡。关羽传令军士就地扎营。周仓引赤兔马至溪边饮水，战马打着响鼻，蹄踏浅滩。关羽卸下大刀，刀身蒙着淡淡血垢；他撩起锦袍下摆，蹲身掬起溪水，泼洒青石。

霍霍——霍霍。

沉稳的磨刀声回荡山谷。他双手按住刀脊，刀刃平贴湿石，自刀根缓缓推向刀尖。石浆混着溪水，顺着青石纹路漫下，滴入溪流，漾开细碎涟漪。力道不疾不徐，长髯垂落，几缕须尖沾了石沫水珠，丹凤眼凝神，只紧盯刀刃。磨片刻，便掬水冲洗刀面，迎光检视；钝痕未消，便继续打磨。周仓侍立一侧，眼见刀面褪去晦暗，渐渐泛起森森银辉。山风穿林，与磨刀之声相互应和。待到功成，关羽拔一缕发丝吹向刀锋，发丝触刃即断，飘落在流水之上。他将大刀浸入清流涤荡，刀光映亮整条溪涧。

此地自此得名磨刀溪。民间相传，那块磨刀青石，每逢雨前，石面便渗出如同磨刀泥浆的水痕。乡人以为武圣显灵，遂于溪畔修建关帝庙。庙宇一度香火鼎盛，是川鄂边境规模最大的关庙，川楚两地文化在此交融共生。

奈何岁月无情，古庙堂宇终至倾颓。建国之初，关庙改作学堂；特殊时期，又用作食品厂。无数古物在动荡岁月里散佚损毁。庙前原有一对两吨重石狮，一尊遭击碎化为残石，余下一尊独守溪畔，圆睁双目，静看往来行人。庙内厚重石香钵，竟被后人当作洗衣盆使用。庙墙之下，还埋藏一方青砂石楹联：大丈夫磨刀垂宇宙，士君子谋道贯古今。联句意蕴高远。这般佳构，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？

我曾翻阅手机地图，留意到谋道毗邻南浦古镇。来谋道多日，镇上大半地方尚未踏访，便生出寻访之意。循着地图指引，先乘公交沿杉王大道前行，再步行穿过广场，闹市喧嚣渐被群山隔绝。一路伴着凉润溪水，依旧是磨刀溪。溪岸垂柳依依，安宁缓缓漫入心底。

立于石桥凭栏远眺，溪水潺潺，落花碎叶浮于水面，缓缓漂向远方。长木廊桥沿溪延展，路牌上书“磨刀溪”三字，自枝叶间垂落，古朴醒目。远望古镇，褐红仿古建筑旗幡轻扬，土家青瓦白墙错落排布；只是天色阴柔，少几分明媚。牌坊门额隶书“南浦古镇”，仅存一尊石狮静立，另一尊早已湮没无存。走入街市，仿古楼宇围合出一方土家小广场。我的思绪，却顺着磨刀溪，回溯至一百二十年前那个秋日。

光绪三十一年秋，群山笼罩薄烟，山道盘绕悬崖，落叶沾着晨露。川督锡良携赵尔丰一行跋山涉水，巡阅边境，抵达磨刀溪。乡绅引众人瞻拜关庙，指着滩上青石，娓娓讲述关公磨刀的传说，言语间满是对武勇的推崇。此地汉土杂居，民风剽悍，宗族械斗不绝。彼时赵尔丰尚为候补道台，锡良赏识其才干，委以重任，让他在这一带弭盗治边安民，施展抱负。赵尔丰立在庙前，望溪水冲击顽石，抬眼凝望殿内关帝塑像。半生辗转兵戈，他深知，山民之勇，可以保境，亦可肇乱。良久，缓缓开口：“既磨刀尚武，应谋道修文。”

勇武固是大丈夫风骨，倘若只知持刀相斗，无道义约束，悍勇便沦为杀伐戾气。乡绅闻言大为触动，请他留下墨宝。侍从铺纸研墨，赵尔丰凝神挥毫，笔力沉雄：大丈夫磨刀垂宇宙，士君子谋道贯古今。上联承接关公磨刀旧事，言大丈夫仗刀守义，威名垂于天地；下联一转，点出治心根本：真正的士者，探求大道，道义贯通千秋。石匠将联刻于六尺青砂石，嵌于廊柱。

民间传说，往往多有附会。翻检旧籍方知，“谋道”之名，清中期便已有记载。赵尔丰并非首创地名，而是借这副楹联，唤醒地名深处蕴藏的精神意蕴。

普天之下，仅此一镇以“谋道”为名。当年孔子和弟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闲谈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……”曾说明一层道理：人活着，自然要吃饭谋生，但有志之士，首要放在求索正道、守住本心上面。耕田种地，也难保不受饥寒；一心去追寻立身治世的道理，道义立住了，生计自有着落。他劝人，该操心的是大道能不能行于世间，不必过分纠结自家穷富。这份古老的想法，恰好被赵尔丰凝进磨刀溪的楹联之中。尚武为器，谋道为本。可“大道”二字，落于边地雪山河谷之间，便承载起另一番沉重故事。

就在题联同年，遥远的川藏高原巴塘骤生大乱，边疆隐现分裂之危。清廷命赵尔丰西征康巴。雪域征途，远比鄂西群山更为严酷。大军翻越折多、海子诸山，寒风割面，冰雪覆路，兵士于荒原雪地宿营。

战乱平定之后，便是雷霆般的改土归流。废除土司世袭制度，朝廷委派流官，划地设县，革除延续千年的乌拉旧制；同时开山修路、架设电线、垦荒办学，开设汉藏双语学堂，固川保藏，阻断域外势力染指康藏。宣统元年，他率军西渡金沙江，平定察木多、类乌齐、三十九族，一路设官建制，为日后西康建省奠定根基。

他在磨刀溪写下的联语，仿佛就是边疆方略的自白。大丈夫磨刀，以刀戈扫平割据；士君子谋道，以制度文教重塑秩序。

五年经略川边，杀伐与新政相伴共生。赵尔丰打破康巴数百年政教土司格局，稳固西南疆土，解放农奴；征伐之中的残酷，也为自己埋下宿命伏笔。数年之后，他离开雪域，赴成都就任四川总督。宣统三年冬，保路风潮席卷蜀地。新任都督尹昌衡设局，调离他身边的边军，深夜率兵突入督府。六十五岁的赵尔丰被生擒，白发散乱，昔日威震高原的锋芒荡然无存。

次日，成都皇城坝万人云集，呼声震地。面对万民控诉，赵尔丰怒目斥责尹昌衡背信相欺。一声令下，刀光起落，血溅黄土。首级悬于树上示众三日。

当年深山题联：大丈夫磨刀垂宇宙，士君子谋道贯古今。他一生执刀镇雪域，意在以武护道，终究倾覆在时代巨浪之中。磨刀本为守道，刀兵之祸，最后归于自身。

古镇清风徐徐。那日，我坐在南浦古镇廊下，耳畔反复回响两段往事：关羽磨刃守大义，赵尔丰挥笔，欲以武谋道。一溪流水，串联起三国的义、晚清的治、当代的谋，也串联起这一方文脉的兴起与损毁。

谋道，独一无二的地名。何为谋道？先贤讲，有志者当把正道放在前头，不必单单盯着衣食温饱。赵尔丰却用一生，写下矛盾而苍凉的注脚：刀可以开辟秩序，却不能永守道义；谋道之心，倘若依托杀伐，终究会被乱世反噬。

那方深埋地下多年，2013年基建发掘方才重见天日的石刻楹联，石面磨损，字迹犹存。静静卧于这片土地，如一句谶语，亦是一道永恒追问。我来到南浦古镇，寻访的并非仿古街市，而是百年前，在磨刀溪挥笔题联，又在雪山与成都城头走完一生的赵尔丰。

历史从来非黑白二分。他固疆拓土，革除千年陋规；用兵酷烈，亦留下无尽伤痛。一溪磨刀水，一副十四字联，一生刀与道的拉扯。霍霍磨刀声早已消散群山，可何为武、何为道，依旧随流水不息，留给后人沉思。

谋道人用“谋道”二字，写下惊世新篇。一个晴和之日，我漫步谋道苏马荡大道，车流往来，游人络绎，林木葱郁，清风拂面。苏马荡，土家语意为老虎喝水的地方。过去这里仅有林场与山村，高寒贫瘠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棒客出没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安定，山乡依旧贫困。十余年前，谋道人思索发展之道，修路筑屋，依托清凉气候发展避暑产业，每年吸引四十万游客前来，在云端林海间建起一座凉城。深圳因伟人擘画，崛起一座世界级都市；谋道借“谋道”古意，打造出人间避暑天堂。

谋道水杉，又称天下第一杉，是世界现存树龄最长、胸径最大的水杉母树，全球水杉的始祖。此刻，我伫立溪畔，听溪水诉说千年文脉，仰望这株植物活化石，仿佛看见这座避暑天堂的前路，必将愈发枝繁叶茂！

石缸里的乡愁

嘉绒往事

◎杨全富

记忆深处，有一个雪夜格外清晰。

那晚，母亲刚腌好一整缸芜菁酸菜，满屋都是发酵的微酸气味。我盖着厚棉被，听窗外寒风呼啸，心里却惦记着那缸酸菜。母亲把洗净的芜菁蒸至软熟，摊在竹匾里晾凉，待热气散尽，再一株株码进石缸，压实，浇上满满一瓶酸水，合上木盖，压上青石。剩下的，便交给时间。想着不久后酸菜炒腊肉端上桌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带着这微酸的香气，进入甜甜的梦乡。那是童年里，最温暖的一个雪夜。

小时候，家里人口多、劳力少，日子紧巴。春来靠野菜接济，夏秋有白瓜、马铃薯和园子里的辣椒白菜凑合，可一入冬，故乡日照短，田地像被抽干了生气，光秃秃一片，吃口鲜菜成了奢望。于是，人们用腌制把秋天留住。

秋末，人们从田里拔起芜菁，块根煮熟喂养牲畜，叶片则编织成条，悬挂在房檐下的木梁上自然烘干。冬日里，取下这些叶片，放进大锅蒸煮，待熟透后装入木桶，浇上酸水，盖上木盖，压上石块。几天后，便可捞取食用。

有些人家为了更好地储藏，会将酸菜制成干酸菜。这需选择最冷的时节。人们将酸菜捞出，把叶片按一定方向圈成圆饼，放置在楼顶石板上。经过一夜冷冻，次日清晨，酸菜饼叶片间结满冰晶，早已成型。阳光一晒，冰晶迅速融化，化作水蒸气。一日暴晒后，酸菜饼变得干脆，用麻绳串起，悬挂在梁木上。寒冬里，取下一两块，开水一泡，转眼便化身为满盆鲜亮的酸菜，味道纯正，像是把整个秋天都藏进了碗里。

那时节，家家户户除了制作酸菜，也制作泡菜。泡菜的原料为莲白。我家除了那口大石水缸，还有一方小巧的石缸。秋日里，父亲把水缸洗净，将莲白叶片整齐码放在缸底，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将整块莲白一个挨一个放进缸里，码放好后，再撒上一层盐，最后压上一大块石板。几天后，泡菜便宣告成熟。

早晨，母亲将香气扑鼻的玉米馒头端上桌，父亲从水缸里捞起一块腌制好的莲白，用手撕开，放在盘里，撒上辣椒面。夹一筷入嘴，酸脆鲜辣混着馒头的甜香，满口都是厚重与踏实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来到小县城。虽然县城也有酸菜出售，买回家后，却没有了记忆中的味道。父亲退休后，带着母亲搬进县城。母亲照旧要腌制酸菜，可城市里温度偏高，且芜菁来自低海拔，制作出的酸菜虽然酸爽，却失去了故乡那股浑厚的力道。坚持腌制了一年后，因口感欠佳，母亲只得放弃。从此，腌制酸菜成了我梦里的旧影，像一道细绳，一头牵着我的心，一头拴着乡愁。

父母搬进县城后，将老屋交给姐姐打理。前几年，姐姐一家也在县城买了房，老屋便上了锁，每隔一段时间回去看看。家中老物件因年代久远，腐朽损坏，只得扔掉或烧掉，而一大一小的两口石缸，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。每一次回老家，我都要抚摸略显粗糙的缸壁。在那一瞬间，童年熟悉的记忆划过指尖，眼前满是童年的时光。

去年，我和妻儿回到村寨。推开老屋木门，那两口石缸还在，上面却落满尘土。我用扫帚扫去积尘，用帕子将石缸里外擦拭干净。又驱车前往县城，买了几十斤莲花白回来。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我在小石缸底部铺上一层莲白叶片，撒上盐，再将洗净的整块莲白放入缸中，码放好后，撒上一层盐，最后将压石板覆盖其上。

几天后，我再次回到村寨，推开大门，泡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揭开石板，莲白早已腌制好，白里透黄。我撕下一片叶片放入嘴里，久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。恍惚间，石缸旁仿佛站立着母亲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出盈盈笑意。

我和妻子将这些泡菜装入桶里，塞进汽车尾箱，带回县城。此后的一日三餐里，我总要从桶中捞出几片泡菜，慢慢撕开，放进盘子里，淋上色泽暗红的红油，一口咬下去，童年记忆便从心底喷涌而出。

然而，老家离县城距离很长，山路崎岖，往返不易。好几次，都有将石缸拉走的想法，然而石缸太大，只好作罢。于是，我便和妻子商量，自己买个能腌菜的缸。为了找一口腌菜的缸，我在市场里转悠了几天，不是材质粗劣，就是做工粗糙，缸体里还总有一股怪味。索性，回一趟老家，自己去打磨一口。

出村寨，一直向西，有一条小路直通远处的山林。小时候，每天清晨，我们赶着牛羊，唱着牧歌走在那条路上，下午时分，再将牛羊赶回。途中，要经过一座山崖。山崖上，一块块巨型的石板裸露在外，层层叠叠，厚薄均匀。由于容易开采，村寨里的人们常凿下这些石板，运回家中，放在屋檐上。这样，这些石板既保护了石墙，也可以用来晾晒酸菜等食材，一举两得。

这些石板质地坚硬，可以打磨成水缸。小时候，邻里有一位大叔，每年都要制作几十口石缸。每天，大叔背着装满凿子、锤子等工具的背篓，走到这片山崖下。他一手拿着凿子，一手拿着手锤，不断地敲击眼前的石板，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。在他的面前，石屑飞溅，几天工夫，一口石缸便制作完成。他制作出的石缸既美观，又实用，远近闻名。由于物美价廉，因此供不应求。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他就在这里采石头、打磨石头，周而复始，岁月便从他的凿子下轻轻滑过。

十几年前，大叔因病去世，从此以后，那片崖壁下便骤然空了，连风都显得寂寥。但大叔那股子心无旁骛的韧劲，那精雕细琢的匠人之魂，却早已如石板上的凿痕，深深刻在每一个故乡人的心里。

回到村寨里，我凭着记忆，学着大叔在这片山崖下打制石缸。选石、磨粗坯、精加工，一口石缸整整花费了我三十余天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面前堆满了被我凿坏的石板，手掌心上也长满了老茧。终于，一口小小的石缸呈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将石缸运回妻子家中，缝隙用水泥抹上。又过了几日，水泥干透，我将石缸刷洗得干干净净，摆在院落里。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在缸壁上投下斑驳的树影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这口小小的石缸里，盛满了三十多年的时光。

后来，我将石缸运到县城里，放在厨房的一角。我和妻子托朋友从海拔三千余米的地方买来一大捆芜菁，去掉块根后，将叶片洗净。在沸水里煮上一两分钟后捞出。待凉冷后，装进石缸里。随后，倒入两瓶酸水，再用压石板压实。不久以后，石缸里溢出酸香味，在厨房里荡漾开来。

那几天里，酸菜炒腊肉、酸菜面块、酸菜玉米汤、酸菜炝炒杨柳菌等美食不断地出现在餐桌上，色彩缤纷，口感丰富，味道纯正香甜，大快朵颐，令人胃口大开。也正应了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窜窜”的说法，那一段日子里，我仿佛有着无穷的精力，上班一身劲，走路一阵风。

看着这一口经我手打造的石缸，我不禁想：真正的乡愁，不在于固守故土，而在于无论身在何方，都能以双手重新塑造童年的滋味，以心意重新铸造传统的温度。



五色海

【第1217期】